

臺灣客家運動的起伏與隱憂

張世賢

台灣客家研究學會

摘要

臺灣客家運動緣於舊日威權統治集團對客家語言文化的打壓與對客家族群的漠視。一九八〇年代臺灣民主運動風起雲湧，追求民主的政黨必須開發「文化選票」，才能與坐擁龐大黨產的國民黨抗衡，臺灣客家運動乃自然匯入民主運動的滔滔洪流中。

1987年解嚴之後，《客家風雲》雜誌創刊、「還我母語」萬人遊行、「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全臺助選、1994年陳水扁競選臺北市長客家後援會等項創舉，使得客家運動的動能持續上升，而在數千鄉親捐助設立「寶島客家廣播電臺」後達到最高潮。可惜電台的首屆董事會在營運上產生若干問題，造成內部分裂，尤其在財務方面的紛擾，對許多無怨無悔熱心奉獻的鄉親無異澆了大盆冷水，臺灣客家運動乃從此一蹶不振。

2000年注重文化事務的民進黨在意外中提前執政，本是振興客家語言文化的難得契機。然而，不甘敗選的藍營七年來發動一波波焦土戰，迫使臺灣停滯不前，而原本就不受重視的客家問題，更因此幾乎被人遺忘。七年來臺灣就發生了不少打擊或歧視客家的事情，例如：(1) 國小母語教學形同福佬話推廣教育，反而成為消滅客語的殺手，客語正被快速地擠出家庭；(2) 在藍委阻撓下，2004年客家電視台的營運差點無以為繼；(3) 行政院客委會李永得主委在立法院用母語報告業務時，竟被藍委譏為客家人自卑感的表現；(4) 國家考試出現若干與福佬語言文化相關的考題，卻無一與客家相關；(5) 一位苗栗阿婆遠到雲林監獄探望兒子，卻被獄吏厲聲制止使用客語和兒子交談，這是客語將被進一步擠出整個臺灣的顯著徵兆……。

類此問題或事件，對客家傷害至深，但客家界站出來抗議的聲音十分微弱，顯示客家運動未見起色，持續低迷。在大福佬沙文主義和大中國沙文主義強力鬥爭拉扯下，被邊緣化的客家是否從此漸漸走向平埔化，是值得密切觀察的隱憂。

關鍵詞：白色恐怖、民主運動、母語教學、廣播電視、沙文主義

一、當代台灣客家運動發生的歷史背景

(一) 專制寒流長期襲台，客家族群隱形退縮

1945年8月美國的兩顆原子彈終結了日本的軍國主義政府，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指令中國戰區司令蔣介石暫時派兵軍管中國東北、越南北部及臺灣等地。不幸的是，在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把持下極為腐敗的中國國民黨政府，派兵接管臺灣不久就因種種倒行逆施而釀成悲慘的二二八事件，折損大半臺灣菁英。未幾國民黨被結合工農大眾起家的共產黨軍隊迅速驅趕到臺灣落腳，顏面盡失，又遭美國撒手不管，在風雨飄搖、驚魂甫定之際，完全無法信任小圈圈以外之人，又必須面對二二八慘案後懷有敵意的臺灣住民，乃板起臉孔，祭出鐵腕手段，實施長達38年的戒嚴統治。

其間從一九五〇年代開始的、使人人噤若寒蟬的「白色恐怖」，濫殺無辜民眾至少達七、八千人（註1~3），根據藍博洲等人的調查統計，其中約有三分之一是客家人，本學會前後任秘書長邱榮舉、邱榮裕昆仲之父，即曾遭受迫害（註4，5）。以客家人口約只佔臺灣住民的15%計，其比例是非常高的。而人口約只有福佬五分之一，自始就在無法無天的移墾社會裡處於絕對弱勢的客家人，明清兩代經過傷亡慘重的頻繁械鬥後，已被強力擠壓到丘陵山區，默然認命，硬頸求生；一九五〇年代以後又長期遭受這種恐怖寒流的吹襲，在稅捐沉重、貪污橫行且食指漸增的生活壓力下，求其溫飽已煞費周章，遑論要應付外在強大無比的國

家暴力。客家人終於喪失了往日的豪氣，轉而隱形退縮，甚至面臨整個族群消滅的危機亦不知不覺了！

（二）國民黨鐵腕統治後客家形勢嚴峻

從 1940 年代國民黨沒有經過民主程序即強行掌控臺灣政治開始，直到 2000 年失去政權下臺為止，用極權鐵腕手段統治臺灣半世紀。其間完全以「大中國沙文主義」作為施政方針，強力壓制本土語言文化的正常發展，剝奪了被統治者的許多基本人權，事實上與殖民統治相去不遠。這種殖民統治對擁有四分之三絕大多數人口的福佬族群，較難拔除她的語言文化根基，但對只佔 15% 人口的客家人及約佔 2% 人口的原住民族，卻是致命的災難。在承受半世紀的風雨摧殘期間，這些弱勢族群只能無助地處在等而下之的「次殖民地」的地位上，像載浮載沉的溺水者一樣，奮力掙扎求生。

不必做什麼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不必看什麼嚴謹的學術論文，從我們關係最密切的家族成員的想法、做法，從我們周遭熟識的親友的表現，從我們日常見聞的鄉親的言行，從臺灣政經、社會各界客家人的邊緣處境，從各式各樣的沙文主義毫不留情地合力打壓弱勢族群的景象，就可以清楚看出國民黨的鐵腕統治對客家臺灣人傷害之深，更不用說對原住民的澈底摧折了。

1. 客語幾乎已被擠出家庭，不久可能將被擠出臺灣

經過國民黨半個世紀成效卓著的「國語」推行運動的洗禮，一般人的腦海裡大多有「說國語才高尚，講方言沒水準」的錯覺，從小就被灌輸以說母語為恥的家長們，已經無法用長期荒廢的母語正確完整地表達心中之意，自然不會用母語和子女交談了。尤其令人心酸的是，一出生就接觸廣播電視的客家兒童，幾乎都聽不懂祖父祖母講的話，以致祖輩總是無奈地遷就孫輩，極為勉強的用半生不熟的北京語和孫輩溝通。同時，臺灣的福佬話係民間最為強勢的日常生活用語，出外不使用福佬話就幾乎行不通，若用客語則很少人聽得懂，甚至會被誤認為歸國

僑胞講外國話，使得客家人外出就被迫使用福佬話或「國語」，久而久之連在家中不講「國語」就用福佬話了。近年來綠色政府雖在國小推行鄉土語言教學，但許多客家家長根本就認為客語無用而要子女選修福佬話；連許多客籍國小校長都只開閩南語班而不開客語班，即使開了客語班也被排在學童不願去上的時段，教育界歧視客語教學的情況實在非常嚴重（註 6，7）。顯然，已被擠出家庭的客語，不久以後可能也將被擠出臺灣！

這絕非危言聳聽之論。目前散佈全臺、不計其數的福佬客（如陳水扁總統、李登輝前總統等等皆是，中南部尤多客家方言島），就是這種強弱懸殊下日積月累而習以為常所造成的結果。經過國家暴力半世紀的摧折，客家語言流失導致客家人口日減的狀況更是變本加厲。從前吾人認定還屬北部純粹客家庄的東勢、國姓、苗栗、頭份、竹東、北埔、關西、龍潭、楊梅等等鄉鎮，現在已經處處可以聽到行人或商家使用福佬話，市場裡的許多攤販明明是客家人也用福佬話叫賣，這些客家鄉鎮一一「淪陷」為福佬鄉鎮，大概不必多長的時間。至於中壢、平鎮等等工商發達的都市，福佬化的程度就更為驚人，在車站排班的計程車司機，沒有不用福佬話拉客的。目前要說當地還是客家庄，去過的人大概很難相信了。

2. 臺灣客家社群幾已淪為語言文化上的「次殖民地」

在上述那些已經或即將「淪陷」為福佬庄的地區，福佬人的強勢作風已經日漸顯現。他們大多不學客語，卻要你和他講福佬話。福佬人的這種強勢作風，客家鄉親大概處處都會碰上，尤其是在臺灣頻繁舉辦的公職競選活動的場合；用電視轉播的全台大型造勢活動，除了有些人以普通話演講外，大多數都用福佬話橫掃全場，就像熱烈進行全民學習福佬話的運動，使得客語和原住民語更被邊緣化。尤其嚴重的是，在客家庄舉辦的造勢活動上，福佬人可以大大方方地用福佬話演講，沒有人會抗議，但當客家人用客語演說時，卻經常遭到臺下的少數福佬人高聲抗議聽不懂，而大喊「用『臺語』講啦」！十分可悲的是，在這種「大福佬沙文主義」的陰影下，真的有不少客家人在客家庄用福佬話演說，許信良就是其中一例。因此，臺灣每辦一次選舉，客家人就又被無情地矮化一次！

客家人在臺灣社會地位低落，上述場景只是反映出來的一些現象而已。許多

客家臺灣人的內心深處，相信還有更為難堪的苦楚。在純為客家家庭的婚喪喜慶的場合，有相當多的人上臺說話或致弔詞時是用福佬話的；客家庄的公墓，埋葬的應該是客家先人，但初春掃墓時節卻處處聽到祭拜者使用福佬話，那些客家先人聽得懂子孫所講的內容嗎？在無數卡拉 O K 引吭高歌的場所裡，在某些客家廣播電台播放或鄉親點唱的歌曲中，是不是福佬歌（所謂臺語歌）佔了很大（甚至絕大）部分？客家和福佬社群同是大中國沙文主義者的殖民地，但客家人又在主觀客觀形勢的交互影響下，不知不覺的安於作為福佬語言文化的殖民地，那不是「次殖民地」上的國民是什麼？

近年來筆者無論與關係密切的親友或一般的客家鄉親交談時，經常從他們口中聽到這樣的感慨：「以前我們在外面都不敢講客話，深怕遭人白眼或排擠；現在不一樣了，好多客家人在外面都敢講客話了！」然而，只要稍加留意，目前還是經常可以遇到兩個以母語交談的客家人，當第三者接近的時候突然改用「國語」或福佬話的奇怪現象；在臺北的公車或捷運列車上，偶爾很難得的聽到有人用客語交談，但講沒幾句就改用他種語言，在老年的父母和中年的子女之間尤其是如此，總不禁令人由欣喜轉為失望。顯然，在這些鄉親的潛意識裡，整個社會的大環境似乎還存在一個隨時壓制他們使用母語的「小警總」，讓他們一直無法消除內心的自卑與不安！

在母語使用上，客家人流露的這種自卑與缺乏自信的心理狀態，與福佬人是大大異其趣的。在國會殿堂的客籍立委，講客語怕被噓，在客家庄的公共場所，則還有鄉親講客語「怕人笑」。165 期《客家雜誌》作者黃清蓉小姐，報導楊梅一個公車司機解釋他用福佬話和鄉親交談的原因：「這下奈有人講客，講客會分人笑喔！」在這個年代的客家鄉親，還懷抱這種自我矮化的心理者，可能十分普遍，這些鄉親心目中的母語竟淪落到見不得人的地步，可以說是相當嚴重的病態了！

能夠使用母語的人卻看扁母語，當然就不會傳給下一代了，難怪絕大部分的客家後生都不知何謂母語，偶而幾個小孩講些客語，大家就感覺「恁生趣」；會講母語的小孩竟然變成「稀有品種」，這是一個族群即將消失的顯著徵兆，一點都不「生趣」，也讓人笑不出來！

3. 缺乏客家意識，權益任人宰割

自卑又沒有自信的族群，缺乏凝聚族群的意識，在政壇上是經常沒有代言人的。臺北市號稱有三、四十萬客家人，但解嚴以後除了邱錦添律師曾經當選一屆市議員以外，再也沒有第二位客籍臺北市議員。最近兩屆打著客家旗號競選北市議員的，票數都很難看，在議會裡經常為客家人爭取權益的非客籍議員（如陳淑華），也沒有獲得客家鄉親的大力支持而未能連任。顯然，臺北市的客家人不但沒有一條客家心，而且大多已經不認為還需要做弱勢的客家人了！在這些鄉親的心目中，客家人的標記只會被人看扁排擠，突出客家身份並不能獲得什麼利益，不如依附在福佬人或新住民旗下，才有大餅可以分食。至於近年來紛紛成立的山歌班，參加者還算是具有一些客家心的鄉親，但也大多看在能夠獲得補助的甜頭上，並不會認真思考客家的處境與前途，部分成員在選舉時節甚至被某些政黨利用為拉票的樁腳工具，而協助的對象當選後可能只會扯客家後腿，客家人竟也習以為常，不當一回事，其魯鈍愚昧有如此者！

在都會區被其他族群稀釋分隔的客家人表現如此走樣，在客家人口佔多數的地區，情況也好不到那裡。根據楊鏡汀校長對 2001 年縣市長選舉公報的調查統計，發現客籍候選人在公報上提到客家兩字的只有 25%；同年的立法委員選舉，在 35 位客籍候選人中，有 10 位提出客家政見，也只佔 28.5% 而已。看起來幾乎有 75% 左右已經出人頭地的客家領導菁英都拋棄客家了，遑論一般的客家大眾。而五個主要政黨提出不分區與僑選立委推薦名單中，福佬籍有 34 名，外省籍 10 名，連原住民都有 3 名，可憐客家籍只有 2 名！自卑自棄的客家人，其他族群怎會看得上眼？

大選區如此，小選區更遭。例如客家人幾佔 90% 的新竹縣，2002 年所辦的縣議員選舉，在 83 位客籍候選人中只有區區 8 位提出客家政見，佔 14.4%；又竹東鎮當年所辦的鎮民代表選舉，提出客家政見的候選人也只有 14.2%。客家人明顯「背祖」的表現，實在慘不忍睹，近年來若非阿扁總統強力主導落實客家政策，客家臺灣人必定一直沉淪衰落下去，而不知伊于胡底！

4. 政治弱勢，經濟上更弱勢

不具客家意識、不管客家前途的選民，選出來的官員民代當然也不會在意客家的前途，不會努力為客家人爭取和其他人平起平坐的地位，只會拼命為自己的政治前途向所屬政黨交心，甚至去制訂或執行打壓客家語言文化的政策亦在所不惜。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只要「黨國」高層任命一兩個樣板官員，客家人就感到與有榮焉而服服貼貼了。在這種情況下，隱形無聲的客家人在政壇上是註定毫無份量的。前述三、四十萬臺北市客家鄉親，連一個市議員都長期拱不出來，就是這種退縮閉鎖狀態一直延伸下來的典型效應。

在臺灣政治重心立法院裡的客籍立委，尤其顯現了人數上和功能上的極端弱勢。以第六屆立法院的情況為例，客家臺灣人號稱佔有總人口的 15% 左右，但以立委總數 225 人計，合乎情理的客籍立委人數約為 $225 \times 15\% = 33$ 人，目前卻只有 16 人，與原住民立委人數差不了多少。更遭的是，由某些政黨以特殊手段推出的客籍立委，黨性極為堅強，行使職權時非但不會積極主動提出爭取客家合理權益的法案，並且只會配合該黨的決策充當政治惡鬥的急先鋒，即使損害客家族群亦勇於助紂為虐。沒有黨產可供揮霍的政黨，必須誠心誠意努力爭取各方面的選票，尤其是與文化事務相關的選票。這種政黨的客籍立委人數卻少得可憐，在他們奔走呼號、奮力爭取族群權益、維護族群尊嚴之際，客家人在臺灣政壇上的弱勢，客家人作為次殖民地三等國民的窘狀，實已顯露無遺。

在臺灣的經濟天平上，客家人的力量更是無足輕重。臺灣的大企業家沒有一個是客家人，慷慨協助推展文化事務的客籍中小企業家也不多見，與奇美公司、義美公司、長榮公司等大力支助福佬文化事務的情況，實不可同日而語。客家臺灣人大多出身窮鄉僻壤，缺乏創業基金，性格又比較保守拘謹，信服「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規範，安於上班下班的規律生活，因此不擅集資經營企業，進入公教領域者特多，連各級機關學校裡的客籍技工工友都佔有相當高的比率。

其實，一些客家鄉鎮市場裡的狀況，也可以做為觀察的指標。以桃園龍潭鄉大市場為例，在固定店面營業的老闆中，已有相當高的比例是福佬人，但在路邊角落擺個小攤，或在道路中間推車來回叫賣自己種的果菜、自己做的米食菜乾者，全部是客家人；他們幾乎每天都要準備在警察前來取締時迅速「逃難」，否則就可能遭到沒收及罰款的噩運。這些小攤販有不少是七、八十歲的老者，警察

來時經常走避不及，有一次警察要連車推走一位八十幾歲老者的所有東西，任憑老者跪哭那是他賴以為生的家當，警察也不為所動，此情此景實令人感慨萬千。見微而知著，客家臺灣人的經濟弱勢，也依然像次殖民地上的三等國民。

客家人在語言文化上表現的自卑自棄情結，客家人鬆散的族群意識以及弱勢的政經地位，隨著臺灣民主運動的推展，尤其是 1987 年解嚴以後的社會主流脈動，才出現一些改觀的契機。

二、客家振興運動匯入臺灣民主洪流

（一）解嚴後風起雲湧的台灣天空

1987 年好不容易解嚴之後，臺灣的社會結構進入重新排列組合的時代，每一個人都可以大鳴大放，每一個團體都可以為自己的利益去奮力爭取。際此風起雲湧的變革新局，一些憂心族群存亡的客家菁英亟思有所作為，當年夏天臺大教授邱榮舉邀集胡鴻仁、梁景峰、戴興明、鍾春蘭、魏廷昱、黃安滄、林一雄、陳文和等人，在當時擔任內政部長的吳伯雄協助籌募一百萬元後，起而創辦《客家風雲》雜誌，在資源短缺的情況下開始進行啓蒙教育的工作，介紹客家文化，指出客家危機，喚醒客家意識，從此越來越多客家人脫掉了隱形人的外衣，勇於表露自己的身份，劃時代的轉變於焉形成。

1988 年年底由雜誌社結合各地客家社團及工運農運人士發起主辦的「還我母語」萬人遊行，是「客家振興運動」的起身炮。客家人首開現代臺灣文化議題遊行請願之先河，以「開放客語廣電節目，國民教育雙語教學，制訂語言平等政策，迅速修改廣電惡法」等項訴求，前往立法院陳情，一時頗能吸引輿論矚目。可惜由於參與團體成員複雜，政治理念和利害關係不盡相同，未經深入溝通整合便匆匆上路，一場「客味十足」的平和遊行，只換來有關單位答應每週在臺視製

播半小時節目的安撫後，便無疾而終。(註 8)

未幾《客家風雲》雜誌也因財務、路線等內部問題紛擾而面臨停刊與否的抉擇，中斷數月無聲無息，筆者忍不住以電話向未曾謀面之羅肇錦教授探詢原委後，頗為數百萬客家人竟無法維持一份延續香火的刊物存活而百感交集，次日乃告以願意拋磚引玉，先出若干資金支付雜誌社房租押金，以免被退租驅趕，經羅教授同意邀集徐正光教授、彭欽清教授、楊鏡汀校長、古國順教授、胡鴻仁先生、江木庭醫師、陳文和先生總共九人共商重新出發大計，眾人集會決議後推舉徐正光教授為社長，陳文和先生為發行人，繼續出刊數期即改名為《客家》雜誌，以至於今。(註 9)

這份雜誌經此變故而改走民俗文化路線後，好景難再，鄉親熱情漸褪，擲地有聲足以啓蒙鄉親引發風潮的篇章並不多見，加以無力聘請專職編採人才，無法吸引讀者注目，發行數量迅速下滑，財務拮据依舊，半年後幸獲新埔枋寮義民廟管理委員會支助，加上廣告（尤其公職選舉期間）的收入，才能勉強維持門面，每年暑期舉辦一次的「全國客家文化夏令營」，在培訓客家人才、提升客家意識方面著力，反而是這份雜誌較能發揮的用武之地。從風起雲湧到平淡無奇，客家人難道不知不覺嗎？

(二)「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南北奔波

原來參與雜誌社務的部分人員，以及另一批學術文化界的客家菁英，深感條件薄弱的刊物難以跟上已成氣候的臺灣民主運動，客家臺灣人的聲音將被無情地淹沒，弱勢的處境將更形危殆，非參與公共事務、匯入民主洪流不為功。1990年冬季在客家大老鍾肇政先生領導下，首度成立性質大異於傳統社團的「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提出擲地有聲的〈新的客家人〉宣言，自我期許在世局詭譎、社會擾攘、新的人文景觀亟待建立之際，為尋回尊嚴、再創光輝而努力，更願與其他族群攜手同心，為臺灣的光明未來而戮力以赴。(註 10)

這個活動力很強的新時代社團，在鍾老率領下，在一些熱心幹部如梁榮茂教

授、羅能平先生、林一雄先生、魏廷朝先生、張致遠先生、楊鏡汀先生、陳秋濤先生、李智期先生、黃榮洛先生、黃卓權先生、黃子堯先生等人奔走張羅下，巡迴臺灣南北各地舉辦演講與文化講座，和日治時代的「臺灣文化協會」走入基層啓發民眾的做法相同，試圖喚起鄉親的客家意識，讓鄉親了解客家的現狀，思考客家的未來。《客家風雲》雜誌發起的客家振興運動中斷沉寂數年之後，客家人終於再度投入臺灣社會，和民主運動作更緊密的結合。

除了巡迴全臺的啓蒙演講之外，「臺灣客協」還數度舉辦與客家相關的學術研討會，開始建構客家學研究的基礎，提高客家振興運動的深度和廣度。尤其重要的是，「臺灣客協」充分利用頻繁舉辦的公職競選活動，高舉「加速臺灣民主，促進各族平等和諧、互助共榮」的大旗，只要候選人認同這個理念，便不分族群、地域、黨派，無條件替他們助講，替他們爭取客家選票。「臺灣客協」將現代民主政治的運作規則充分發揮到振興客家的實務上，對臺灣此後的政治生態和文化走向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接受客協助選而當選的在野黨縣市長或立委，都不忘致力保存發揚各族群的語言文化。在國民黨候選人普遍不敢接受助選的情況下，可以說客家的前途和當時民進黨的興衰起伏是息息相關的。

1994年民進黨立委陳水扁轉而競逐臺北市長寶座時，「臺灣客協」成員認為機不可失，乃主動與其聯繫洽商，若他承諾實現客協提出的政見即為他助選。躲過趙少康狂飆的族群砲火，經歷空前激烈的選戰而驚險獲勝的阿扁，就職後確實兌現了選前的承諾：(1) 設立臺北市客家文化會館與客家藝文活動中心；(2) 每年舉辦客家文化節；(3) 撥款三千萬元成立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4) 編撰臺北市客家發展史；(5) 編輯出版國小客語教材；(6) 捷運播音服務加播客語；(7) 中正、大安、文山、信義等區區公所及戶政事務所加播客語語音服務（本項為范振乾教授後來爭取者）。除了客語專屬電臺因國民黨議員杯葛而未能持續發聲的遺憾外，臺北鄉親中之知情者皆對阿扁市長的誠信極為讚賞。雖然新住民特多的人口結構導致施政滿意度超高的阿扁未能連任，但此後全臺各地舉辦的公職競選活動，漸多候選人重視客家議題，紛紛提出相關政見以爭取從前被國民黨攬為囊中物的客家選票，當選後也都不敢忽視客家。1994年的客協助選，是客家振興運動匯合臺灣民主運動的經典之作。

繼續獲得客協投桃報李的阿扁，2000年當選總統後更大力推動促進族群平等和諧的施政，在行政院積極精簡部會的情況下加設客家委員會，在年年預算緊縮的情況下逐步提高客委會的預算，在國親立委的蓄意杯葛下艱苦催生客家電視台，在大中國沙文主義者無理反對下積極推動母語教學，另又年年舉辦提高客家能見度的種種活動，與昔日國民黨執政時期的打壓摧殘相比，真有天壤之別。

值得一提的是，國民黨威權政府很怕看到以臺灣為名的社團出現，一直不准「臺灣客協」登記成立，主導該協會會務的梁榮茂教授、羅能平先生等人乃於1996年另外申設「台北市客家公共事務協會」，上述各項活動就經常以北市客協名義辦理。（註11）直到阿扁政府核准成立之前，「臺灣客協」都是妾身不明，也可見威權政治之惡質與客家運動之艱苦。客協諸公群策群力，終為客家臺灣人初步爭取到一些基本人權，也使得臺灣今後的發展少不了客家人的參與和貢獻。

（三）「寶島客家廣播電台」從地下冒出來

「寶島客家廣播電台」的出現，同樣是最近十幾年來牽動臺灣客家社群的重大事件，和各地客協在延續客家香火的功能上相輔相成。1992年開始，臺灣南北就出現所謂的「地下電臺」，企圖衝破國民黨壟斷媒體的銅牆鐵壁，大力鼓吹民主意識，綠色反對黨要角多人皆曾共襄盛舉。1994年3月梁榮茂教授在臺灣客協理事會上提議善用現代科技，籌設為客家發聲的傳播媒體，以擴大運動能量，獲得一致通過，迅即於當年9月18日開播「寶島客家電台」。遭國民黨政府壓迫噤聲半世紀之後，客家人終於在空中聽到鄉音的撫慰與呼喚，莫不欣喜若狂，爭相走告，反映了被長久壓抑後「如大旱之望雲霓」的心情。

這座由客家人自力救濟才好不容易設置的公益電臺，國民黨政府非但沒有任何輔導或補助，反而出言恐嚇，指其為應予取締的「地下電臺」，一再駁回設臺申請，且新聞局果真派員抄臺三次，像強盜一樣搬走播音設備，損失十分慘重。憤怒的鄉親不為所動，輪流護臺，並踴躍捐輸，維持電臺發聲不斷，且曾兩度群集立法院抗議請願。在客籍立委葉菊蘭、林光華及眾多旅美鄉親的奔走協助下，

終在 1996 年 6 月獲准設臺，此後半年即巡迴桃竹苗地區舉辦十八場設臺基金籌募說明會，共募得四千多萬元而順利登記設臺。

在台灣客家發展史上，1997 年 1 月 19 日是一個劃時代的日子。許許多多想要延續族群命脈的熱血鄉親，從山間水湄、從都市叢林、從每一個客家先民墾拓的角落，擁向桃園平鎮的宋屋國小，參加設立寶島客家電台的捐助人大會，為跌到谷底的台灣客家開啓了一個新的紀元。

從《客家風雲》創刊號鼓吹破除傳媒壟斷、設立專屬族群的電台開始，到毅然挑戰不公不義的政治體制、在「地下」經由電波發出第一句母語為止，其間經過了七年；從地下的自力救濟，到獲准立案後艱苦地巡迴募款，其間又經過了兩年。在這長達九年的歲月裡，大批覺醒的鄉親先後投入搶救客家的運動，無論多忙都站出來到處奔走疾呼，出錢出力，護台抗爭，一幕幕動人心弦的場景，每一個心懷客家的人看了都不免熱淚盈眶。

尤其像鍾肇政老前輩、翁廷秋老大伯、梁榮茂教授、黃子堯先生、羅能平先生、陳貴賢教授、彭欽清教授、黃永達教授、林光華委員、陳婉真委員、葉菊蘭委員、張振堃先生、徐玉海先生、魏錦芳律師、傅雲欽律師、范振乾教授、鍾鼓先生、陳慶芳教授、范佐雙先生、劉慧真小姐、宋勤盛伉儷、楊木霖、黃瑞嬌伉儷、胡明生、姜慧萍伉儷、黃錦和先生、黃洪蔚先生、楊正德先生、沈進財先生、張明宏先生、黃文修先生以及眾多難以一一列舉的先進和義工，他們在會議室、播音室、演講台、街頭、鄉村以至每家每戶，為客家前途而從事籌畫、爭辯、啓蒙、抗爭、宣傳、演唱、募款以及種種繁雜的義務工作，艱苦備嘗，無怨無悔，相信每個躬逢其盛的客家子弟都看在眼裡，記在心頭。

特別要提出來的是，在創台之後直至抄台的艱苦階段，擔任台長的黃子堯先生廣結善緣，電台人來人往，氣勢扶搖直上，鄉親們首次不分黨派地團結在一起，建立了客家運動的典範；抄台之後，陳貴賢教授、黃永達教授等人四出偵測電波頻道，戳破官方謊言，這在台灣客家運動史上都是不可抹煞的貢獻，必然要清楚地記上一筆。

當然，還有更多的鄉親在收音機旁、在抗爭現場、在遊行行列、在募款會上……，隨著各種關於客家前途的好壞消息而心情起伏，他們的關懷、參與、捐獻，是這次電台終得申請立案的首要因素；他們是客家田園的土壤，也是客家生命的根基。有些前輩老者望著宣傳「搶救客家」的遊行隊伍，聽著異常親切的客家山歌，不禁感動得淚落滿襟，有些熱心鄉親滿載食物飲料到募款會場，慰勞工作人員，有些慈祥伯母老遠前去捐出私房錢……。這些動人的景象，顯示客家人被打壓太久而望治心切，更顯示這麼多老少鄉親引頸企盼著早日尋回族群的尊嚴，傳承客家的香火。

平日省吃儉用的客家人，在兩三年艱苦創臺的過程中，發揮了族群特有的韌性，首度展現了集體合作的成果。這些披星戴月與威權抗爭、無怨無悔為客家奉獻的鄉親，都是令人敬佩的「現代義民爺」；這段期間共同拼鬥所流的淚水汗水，也將化為臺灣客家族群史上一頁動人的篇章。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客家台灣人好像缺乏合作經營傳播媒體的條件與能耐，好不容易從地下冒出來的「寶島客家廣播電台」，正式成立董事會展開營運數年，即由於有些人士急於掌控，內部組織不夠健全，經營管理未上軌道，各項風波接二連三，而繼《客家雜誌》之後從絢爛歸於平淡，許多熱心鄉親自此心灰意冷，客家運動也就喪失動力而停滯不前（註 12）。所幸 2000 年國民黨突然下臺，綠色執政才又帶來一絲希望。

（四）綠色政府在行政院設置「客家委員會」

在世紀轉換的千禧之年，台灣也難得的發生了政黨輪替的歷史性變化。長期摧殘本土語言文化的中國國民黨，因連宋相爭而讓「漁翁」阿扁得利，讓台灣人民向世界嚴正宣告：華人在亞洲建立的、根深蒂固的威權體制，也可以用民主的方式加以終結。

一向關心弱勢族群語言文化消失危機的陳水扁先生，在 2000 年競選總統的客家政見中，承諾當選後會設置中央級的客家委員會，並催生客家電視台，爭取

客家選票的宣示逼得國民黨政府以中央執政之便，突然採取極大的「政治動作」，於 2000 年 2 月 29 日召開「客家事務委員會籌備小組諮詢會議」，並於總統大選投票（3 月 18 日）前十天（3 月 8 日），火速召開「客家事務委員會籌備處」首次籌備委員會會議，其敷衍客家人、搶奪客家票的意圖，實在太過明顯。蔣介石和國民黨拉攏重用的近代中國大學者胡適先生曾說：「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栽」，但老蔣的國民黨徒子徒孫們只想不勞而獲，臨時抱佛腳所燒的香，並未感動客家人而票投該黨的連蕭配。

國民黨敗選下台前兩天（2000 年 5 月 18 日），才又心不甘情不願的將「客家事務委員會暫行組織規程」函送考試院核備，但把持考試院院務的國民黨舊官僚，也「深明黨意」，無故延遲擱置審查作業，直到將近十個月後的 2001 年 3 月 2 日始予同意核備，欲藉此牽制阿扁新政府，使其無法順利實踐競選承諾。剛剛接掌政權的新政府，對此似亦無可奈何，在眾多客家鄉親質疑、企盼下，方於 2001 年 6 月 14 日在行政院正式成立「客家委員會」，統籌辦理全國客家相關事務。（註 13）

但這個中央級「客家委員會」的設立，卻讓福佬人十分眼紅。一年後的 2002 年 12 月 18 日，一向活躍於文化界的台大外文系張裕宏教授，在《自由時報》的「台教論壇」中主張行政院應該比照設立「河洛委員會」，以領導福佬人救亡圖存，並做為化解族群歧見的窗口。這是相當聳人聽聞的論調，出諸福佬知識菁英，尤其令人感到意外。

對比於客家所處的嚴峻形勢，無論從人口、語言、文化、產業經濟等方面看來，福佬族群都不像客家族群那樣處在瀕臨消失的危急階段，還不到設立中央級部會機構來搶救的程度。福佬族群唯一必須和其他族群共同面對的是：重新植回母語的根苗，讓子女從小接納母語、使用母語，並在公共領域讓多種語言共存共榮。這類工作牽涉立法、教育和預算分配，大家應該共同督促各黨立委，在國會推動能夠達成這項目標的進步法案，然後責成教育體系確實執行，才能見其功效，單憑什麼族群委員會是無能為力的。（註 14）

強勢族群不會經歷弱勢族群遭遇的困境，大多難以理解而認為他人喜歡無病呻吟，甚至指責弱勢者不爭氣，活該如此。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弱勢族群在統

治霸權的凌虐或強勢族群的壓縮下，漸漸失去了蹤影。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幸而客家菁英發起的振興運動匯入台灣民主的洪流，有聲音發出就會得到回應，無論回應得是否令人滿意，總比石沉大海而激不起一點浪花好。這次台灣政府首度將客家事務納為全國行政的一環，過程中的風風雨雨，應可多少讓客家人省悟：強者總是習於蠶食鯨吞，弱者只有自求多福，才能免於消滅的噩運！

（五）劃時代的大事：台灣設立客語發聲的電視台

在這科技進步一日千里、知識資訊快速累積的時代，國家發展的路線與總體資源的分配，都由各種傳播媒體尤其是電視頻道強勢主導。而在近代台灣的特殊時空背景下，不幸又有封建威權、短視自私的集團滋生壯大，早已牢牢掌握了地上和空中的各種傳播媒體，大搖大擺地散佈特定的意識形態和自利思維，以致長期遭受麻醉的弱勢族群習焉不察，基本人權被漸次剝奪，亦因戒嚴而無從抗議。樸實、認命而又「知衰」的客家人隱身在台灣的各個角落裡，恭謹忍讓，悄然無聲，優良的客家文化被淹沒了，甚至遭到污染而變質了，客家人忘掉了本身原有的寶貝，有些不免同流合污，向下沉淪，有些則不甘如此就被消滅，而投入台灣民主運動的洪流，為客家與台灣雙贏努力發聲。

但 1988 年客家人的「還我母語」大遊行，並沒有為客家人爭取到公平共享電視傳播資源的權利，追根究底，乃在市場導向的商業社會裡，客家的弱勢無法形成市場的誘因，難以吸引商業性媒體的青睞，如此層層相因、環環相扣的結果，導致惡性循環，沒有任何電視台願意承接顯然會賠本的生意，去做使用客語發聲的節目。只有經由公共資源的挹注運用，協助設置專以客語發聲的電視頻道，才能突破這項困境。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後，即積極兌現阿扁總統競選連任所做的另一個承諾，籌備設置客家電視台，但也和籌設客家委員會的過程一樣，遭到不甘失去政權的藍色政黨百般阻撓。在 2002 年年底的立法院會期中，國親兩黨黨團審查客委會為設置客家電視頻道而編列的三億多元預算時，就做出如下決議：鑑於客

委會對電視頻道的設置並無詳細規劃，該會應完成規劃並向立法院內政、教育、交通及預算委員會報告審查後，方得動支該筆預算。

筆者獲悉上情之後，立即向客委會查證已經完成的作業進度，結果發現該會早就針對本案進行諮詢、規劃及籌備工作，在 36 頁的說帖中，羅列了「客家語言文化傳承的危機」、「客家人口迅速消失的困境」、「設立專屬電視頻道的必要及效益」、「委外辦理及節目製作的原則」等項說明，且有針對相關質疑的一問一答；另外，該會在公開的書面籌備報告中，亦針對電視頻道所要達成的目標、會內組織編制的配合、重要工作辦理期程、各項配套措施、所需概算經費、頻道經營方式、節目規劃內容、節目主要架構及其來源等等，都做了相當充分的說明。

吾人寧可相信，國親立院黨團是站在監督政府施政的立場而做出上述決議的。不過，鑑於國民黨舊政權最近半世紀的表現，筆者還是有所顧慮，乃在撰寫 2003 年 3 月號《客家雜誌》社論時提醒客委會放低姿態，因電視傳播是高度專業而繁瑣的現代技術，牽涉的層面相當廣泛，而客家語言文化經過長年摧殘，早已欲振乏力，要讓客家電視的節目達到一定水準，恐非易事，客委會能否在倡議至今的短時間內面面俱到，外界實不得而知，允宜就國親立院黨團決議的緣由深入檢討，補全不足部分，儘速到各委員會報告，並保證將來的客家電視頻道會確實發揮應有的「公器」功能。

在國民黨統治下，客家族群被排擠到社會的邊緣自生自滅，在現代人類生活上佔著重要地位的電視媒體，幾乎完全排除客家人發聲現身的管道，其心狠手辣可見一斑，做出上述決議而不敢完全封殺，其實也反映了民主洪流之勢不可擋。經過多方奔走協調，國親立院黨團終於同意放行該項預算，必須掌握預算執行期程的客委會乃快馬加鞭催生客家電視台，而僅僅大約籌備百日即於 2003 年 7 月 1 日隆重開播。(註 15)

在艱苦奮鬥之後，客家台灣人終於領受了有些收穫的歡欣，可以隨時打開電視就聽到親切的母語，看到熟悉的影像，而感覺自己是個有尊嚴的國民，可以昂首闊步在街上講母語，不必擔心會被人指指點點地稱為華僑或外國人。客家台灣人幾百年來的表現，絕對不亞於其他族群，沒有理由被貶為三等國民甚至化外之民。在力爭平等的漫漫長路上，客家電視台的設立只是一個起點，許多橫梗在路

上的障礙還有待奮力移除。

果然，客家電視台開播才半年左右，就遭遇無以為繼的危機。

（六）現代「義民爺」勇敢站出來！

國親泛藍立委眼看綠色政府的客家施政漸獲鄉親讚賞，情急之下竟在 2004 年初的立法院會期中，以「防止」行政院客委會「利用預算協助綠營競選」的奇怪理由，恃其人多勢眾，硬是決議凍結客委會該年度高達 82% 的預算，用釜底抽薪之法迫使許多重要的客家文化事務無法銜接推動，連剛剛設立的客家電視台也面臨停播的危機，事態相當嚴重。

向來欺善怕惡的泛藍集團，不反省從前踐踏客家的罪過，不及時努力補救客家遭受的損失也就罷了，卻用這種赤裸裸的手段強行阻止綠營在客家的領域得分，實在笨拙得可笑！聽到這項消息後十分憤怒的大批鄉親，立即奔往立法院向國親黨團強烈抗議，有兩名客籍藍色立委還遭到追打。藍營深恐選票流失，匆匆撤銷原議，不敢凍結客委會的預算，但又惱羞成怒，揚言要控告當時的客委會主委葉菊蘭「操弄省籍情結」，以慣有的傲慢姿態，亂咬一通來找下台階，「吃軟不吃硬」的嘴臉表露無遺！

在泛藍執政的半世紀期間，每年照顧榮民榮譽的預算皆數以百億千億計，那才真是「利用預算協助藍營競選」，公然以合法掩護非法的「買票固樁」，也才真是「操弄省籍情結」。在幾百萬客家人快被他們消滅、而綠營趁執政之便才著手積極搶救時，他們卻以莫名其妙的理由阻擋區區十億客家文教預算的通過，實在太過離譜！

平日溫良恭儉讓的客家人，很少如此集體表現激烈的動作，這次實在忍無可忍，紛紛跳出來警告戴著假面具的泛藍政客不要太過分，也用實際的行動告訴客家鄉親：客家要團結，團結才有力！（註 16）

經過熱心鄉親像現代「義民爺」那樣將近二十年來的艱苦奮鬥後，許多隱形

不語的客家人才開始現身發聲，站出來為自己出身的族群爭取權益，嚴正抗議長久以來族群地位的不平等。於是，在都會區的大街小巷裡才聽得到客家人自然流露的母語，無需左右顧忌，怕被認出是客家人，廣播電視裡也難得地出現了客家人的聲音和影像，老一輩鄉親打開電視才看得懂內容，臺灣的客家人才得以初步脫離「化外之民」的卑微身份，進而出發爭取立足點上的平等。

尤其重要的是，爭先恐後擴張地盤的各個政黨，在客家人現身發聲後，忽然發現客家社區竟是一塊久經漠視的大餅，紛紛聞香搶食。1994年當選台北市長的阿扁率先誠懇耕耘，客家人雖然一時未能領受他的善意，未在他競選連任時大力支持而告落選，但他不以為意，繼續誠懇耕耘，在臺灣的族群事務上建立了典範，使得四年後接他市長寶座的馬英九，不敢不對客家事務多下功夫，起碼到各地拜會時都要說幾句撐撐場面的客家話。這一陣客家風從臺北吹起後，迅速向南吹到其他縣市，綠色縣市反應較快，積極利用公共資源舉辦母語教學及各項文化活動，振興客家的氣象開始有在全臺營造的可能，雖然距離理想的狀況還異常遙遠。

民進黨執政後在行政院設立了客家委員會，國民黨深恐客家鐵票生鏽，也跟著在「光復」的臺北市政府下依樣畫葫蘆。事實上，長期依靠「兩票」維持政權的國民黨很難體察真正的民意脈動，在許多方面都跟在民進黨後面邯鄲學步，但那種只重花錢固樁的浮華作風，還是看不出有誠意為振興客家著想。

無論如何，在這種新形勢下，任何不顧客家基本人權的舉措都是必然招惹眾怒的「政治錯誤」。國民黨執政半世紀期間，政府機構膨脹得無以復加，人事費用眼看即將拖垮國家財政，民進黨接收爛攤後才大力改革，將行政院的三十六個部會裁減為二十個左右，但客家委員會和原住民委員會依然不動如山，即可認知促進族群平等乃係民進黨現階段的施政重點之一。反觀不食人間煙火的國親兩黨，竟然不察各項事務之輕重緩急，只知高舉反對大旗，不問青紅皂白地封殺執政黨的施政，激起客家鄉親反感，成群結隊前往立院抗議，差點以暴動收場。

經歷此次震撼後的某些藍色客籍立委，在審查 2005 年行政院客委會提出的預算會上一反常態，認為該年提出的十四億元預算太少了，下年度應該加碼到二十億元。這是令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的反應，喜的是這些立委終於促使長期威

權傲慢的藍黨開始學習傾聽客家人的心聲，憂的是未經縝密規劃評估的隨興預算加碼，將流於虛擲浪費。

此亦凸顯目前的臺灣民主進程已經遭遇瓶頸的一面，在野黨不以公正監督執政黨的施政為務，只知毫無理性地全面反對杯葛，利用在國會佔有的多數席位優勢，否決執政者提出的各項旨在福國利民的法案或預算，以癱瘓政府施政為其唯一目標，以使執政黨政績空白、招惹民怨、方便其搶回政權為其不可告人的終極任務。在缺乏忠誠反對黨的情況下，臺灣的民主政治勢必很難走上健全的道路去發展，客家振興之日也將遭到拖延，實係身為臺灣人的共同悲哀！

三、台灣客家社群面臨的隱憂

(一) 台灣猶係各族母語的殺戮戰場

人類世界經過千年萬年的演進，才從野蠻漸漸轉為文明。即使在數十年前，地球還是少數野心家的殺戮戰場，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史達林、毛澤東等人魔掌所及之地，無不血流成河；再往前推去，拿破崙、拜占庭帝國、蒙古帝國、基督教十字軍、羅馬帝國、馬其頓帝國等等的鐵蹄，都呼嘯橫掃歐亞，無數為成就私慾而殺人盈野的暴行，年代越早越是不堪回首。

而台灣，目前我們兩千三百萬人安身立命的寶島，也無法擺脫歷史的共業。自有歷史記載以來，台灣就經常是個慘烈的殺戮戰場。

從福、廣等地渡台墾拓的先民，為了爭奪生存的空間，頻頻發生以族群、宗族、姓氏、聚落、職業等「各分氣類」的械鬥案件，有時整庄焚毀，十分恐怖。腐敗的清廷領台兩百多年期間，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亂軍騷擾之後，有時屍橫遍野，豈只民不聊生，實類人間煉獄。國民黨政府流亡台灣之後，二二八屠殺和白色恐怖造成的傷痕，尙歷歷在目。在世界民主潮流吹襲下，隨著獨裁政權

的倒台，人民雖可免於形體殺戮的恐懼，但少數族群卻陷入另一個「心靈的」殺戮戰場，面臨由於語言文化被擠壓流失而整個族群可能滅絕的困境！

世界上有很多國家和台灣一樣，國民都由大大小小的不同族群所組成，有些國家還相當野蠻落後，不時發生種族屠殺的慘劇，尤以非洲和巴爾幹半島上的若干國家為然；有些國家則十分文明先進，族群之間互相尊重，大家和平共存，並採取措施特別保護少數族群的語言文化，例如瑞士之對羅曼語，英國之對威爾斯語，澳洲之對毛利語等等。台灣人民擺脫戒嚴恐怖統治才二十年光景，許多方面還介於野蠻與文明之間，與先進國家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尤以上述少數族群面臨的困境為然。

台灣本是南島民族的樂土，外來種族移入之前，都可在各自活動的天地裡流傳獨特的語言文化。但四百年來經過歐洲列強、滿清、日本和中國國民黨殖民統治之後，原本約有十幾個族群的台灣南島民族，就從歷史的舞台漸漸隱沒。強勢語言文化對弱勢語言文化的蠶食鯨吞，讓台灣一直淪為各族母語的殺戮戰場，繼南島民族的悲劇之後，在「大福佬」與「大中國」激烈爭霸的夾縫中喘息的客家族群，看來將是下一個被殺戮的目標！

（二）「大中國」集團統一台灣語文後的嘴臉

2005年10月初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李永得主委在立法院用客語報告業務時，在桃園縣受到眾多客家鄉親支持才當選的國民黨立委朱鳳芝，竟譏評李主委的動作是「客家人自卑的表現」。筆者認為朱委員的發言異常褊狹，並且十足表現了「大中國沙文主義」者成功統一台灣語文後的傲慢嘴臉。

在國民黨執政的半世紀期間，客家人懼於獨裁淫威，說起母語確實會感到自卑，但該黨下臺之後，客家人卻是滿懷自尊與自信地使用母語。朱委員目中無人，難怪看不到這樣的變化。受到眾多客家鄉親支持的她非但不知感恩圖報，為瀕臨消失的客家語言文化做些起死回生的功德，反而對奄奄一息的客家族群狠狠地踹下一腳。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莫此為甚！

因極度貪腐而喪盡中國民心的國民黨，被共產黨驅趕到臺灣以後，使用極為惡劣的殖民統治手段，剝奪本土族群的文化人權，獨尊「國語」並且長期嚴禁母語的使用與傳播，導致無數單純稚嫩的小學生因講「方言」而遭到嚴厲責罰後，心中自然產生「國語高尚，母語猥賤」的價值觀，認為無知低等之人才會口出「方言」，一不小心講了「方言」就自慚形穢，甚至惶惶然有罪惡感。目前六、七十歲以下的臺灣人，大多受過這種惡政之害，無論在公共場所或家庭成員之間的對話，都很自然就使用「國語」，都在心版上烙印了「說母語很卑賤」的傷痕，這是朱鳳芝委員之流誓死擁護的「黨國」粗魯地踐踏人權的傑作！

經過三十年的民主運動洗禮後，臺灣各族群漸漸醒悟威權統治手段之惡劣，漸漸察覺語言文化消失的危機，客家人首先在一九八八年發起「還我母語」運動，爭取與生俱來的文化人權，成為此後臺灣社會運動的典範。如今客家人敢在公共場所使用優美的母語，應是重拾自尊後的自信表現，但朱鳳芝卻譏諷李主委「表現了客家人的自卑」，其實正暴露她尚存昔日藍色統治者高高在上的優越感，以為長期被他們打壓的客家人還是「說母語就自卑」的族群，怎可用母語向他們報告業務！

當日李主委的動作，主旨應在提醒各黨從政人士：在你們意氣風發地使用福佬話高談闊論時，請留意還有不少聽不懂福佬話的同胞，就像你們聽不懂客語時那樣不知所措，這些人被活生生剝奪了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無異「化外之民」！（註 17）

泛藍的「黨國」曾經讓說母語的客家人感到自卑，但主張以人權立國的民進黨執政後，尚未在語言使用上落實周延可行的政策，就附和行動激進人士的做法，在公共場所全程使用福佬話。往日和福佬話同遭「國語」之害的客語，從此就受到所謂「國臺語」的雙面夾殺，情勢早已岌岌可危。

（三）「大福佬」只顧反制「大中國」，哪管你客家死活！

台灣的所有住民大概都感受過客家人對其他語群的尊重，在公共場所只要有

一個聽不懂客語，必定會用大家共通的所謂「國語」發言。但約佔台灣四分之三人口的福佬人，由於福佬話幾乎到處通行無阻，客家人又如此「體貼」，因此他們一般都難得遭遇聽不懂別人話語的困境，通常開口閉口都講福佬話，習以為常而未察他人之苦。從事反對運動的福佬人，數十年來飽受「國語」壓制的情緒得以奔放之後，尤其強調使用母語的權利，無論在任何場合，包括國會殿堂、政論集會、學術研討會等等，都用福佬話發言，完全不管其他語群人士是否聽得懂，那些想了解內容卻聽不懂的，除了慨歎在那種場合忽然變成「化外之民」之外，也實在無可奈何！

只是，過度展現的「大福佬沙文主義」，卻會擠壓其他弱勢語言的存活空間。以數十年來台灣舉辦的公職選舉活動為例，尤其是解嚴以後的無數政見發表會上，大部分只能聽到福佬話，電視上更不曾播放客語發表的演說。政治人物不分藍綠，幾乎都用福佬話橫掃台灣南北，若有人用客語在客家居民較多的鄉鎮演講，台下總有人高喊：「聽沒啦！講台語啦！」這種憑人多勢眾而自然流露的霸氣，和福佬朋友們大力抨擊的「大中國沙文主義」又有什麼差別？

1996年台灣人民歡欣鼓舞地參與劃時代的首度總統直選活動，七月中旬民進黨在竹苗客家地區舉行第二階段總統初選辯論會時，身為客家人的許信良先生全程使用母語，據聞也是客家後裔的彭明敏教授因聽不懂客語而難以正確回應，其競選總部乃向該黨中央提出抗議，黨中央開會討論後表示，尊重母語為其一貫政策，許信良有使用母語的權利，但主辦者未在辯論會現場設置翻譯人員，則為應予改進的疏失。

於此，我們不禁要問民進黨：當主講人使用福佬話時，是否也能為非福佬人設置翻譯人員，以示對各語群平等看待而讓所有聽眾都能理解演說的內容？我們十分清楚，作為本土發展壯大的第一個政黨，民進黨在語言使用上的政策主張，從該黨黨綱及各項宣示看來，是顯然比國民黨進步許多的。但說歸說，做歸做，這種進步的主張卻總是淪為口號而無法落實；民進黨平日在各種大小集會上，完全遷就激進派福佬人因反彈國民黨的「國語」政策而獨尊福佬話，完全無視於現場其他語群的存在，這和國民黨數十年來獨尊「國語」、消滅其他語言的做法又有什麼差別？（註 18）

對弱勢語群更為難堪的發展，則是國民黨爲了爭奪最大族群的選票，也「拿香跟拜」，在公共場所儘量使用起福佬話，以致解嚴以後這種「大福佬沙文主義」已經憑其人多勢眾而與「大中國沙文主義」分庭抗禮，而使弱勢語群的困境雪上加霜。在慘遭「大中國」踐踏後，又要面對「大福佬」的蠶食鯨吞，難道「平埔化」是客家台灣人無可逃避的宿命嗎？

（四）以暴易暴，客家加倍遭殃

2006年行政院推出「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時，國民黨立委蘇起即刻作出制式反應，質疑此舉與搞「正名台灣」一樣，是「以暴易暴」。資深媒體人陳立宏、鍾年晃等在三立電視「大話新聞」節目中指出，蘇起的言論無異坦白承認了老 K 從前強迫大家講「國語」是一種「暴行」！

往事真的不堪回首。當今六、七十歲以下的台灣人（包括客家、福佬、原住民），從前在學校若講「方言」，必定被罰站、罰錢、掛狗牌或罰做某些超費體力的動作，在身心上嚴重打擊、羞辱你，並恐嚇你到徹底服從的地步。老 K 爲了鞏固極權統治的基礎，乃用這種暴力手段先期建立「語言霸權」。民進黨政府順應世界潮流，把基本人權還給民眾，只是去除「國語」「方言」二分的概念，改以「平等對待各族母語」的文明立法而已，且仍主張國家應有一個共通的語言，全無上述老 K 違反人權的暴力作法，何來「以暴易暴」之說？

不過，無論是上節所提的「大中國」或「大福佬」，對弱勢的客家和原住民而言，都是「又強又暴」的，而由「大福佬」取代「大中國」，也可說是另一種形式的「以暴易暴」吧！雖然民進黨高層及其政府不致樂見這類情勢的發展，但一般基層或民間的做法卻與此背道而馳，客語在暴力壓縮下，很可能被擠出台灣，從下述新聞事件即可見其端倪。

2006年11月17日，一名七十歲的苗栗阿婆花費兩小時車程前往雲林第二監獄探望坐牢的兒子，才和兒子說了兩句客語就被管理員厲聲制止，只待了四分鐘就悻悻然傷心絕望而去。事後該監獄副典獄長竟說：「講管理員聽得懂的話是探

監的規定，我們聽不懂客家話，因怕她串供而制止。」真是十足的官僚嘴臉！

這位老阿婆只會說客語，她探望兒子不用客語，那該用什麼話？再者，獄吏是人民的公僕，卻高高在上的以聽不懂客語做為粗暴待「客」的藉口，實非現代民主社會容許發生之事。各級政府機構既為服務人民而設，理應在攸關人民權益的場所（如法庭、監獄等）設置合格通譯，即使雲林二監沒有通曉客語的人員，也應在警告母子二人不得串供後錄音存證而准其通話，不料該監獄卻無情地剝奪他們使用母語溝通的基本人權，實與威權專制時代的獄政相差無幾！（註 19）

或許，吾人不能苛責那個獄吏，他只是在目前的大環境薰陶下，和許多福佬人一樣，認為福佬話已經是公共場所通行的「台灣國語」，大家都應該使用，而客家話還是不入流的「方言」，少有人聽得懂而應該加以「取締」！客家人在這種「大福佬」取代「大中國」的「以暴易暴」下，慘遭雙面夾攻，其實是加倍遭殃！

一般基層的福佬人見識如此，那些高階層的福佬學者也沒想到讓客家和他們共存共榮。2003年由福佬籍考試委員主導的兩項國家考試，在國文科試卷上就只出現和福佬語言文化相關的試題，沒想到可以讓和客家語言文化相關的試題也同時出現。這種赤裸裸的宣告「本土化」等同於「福佬化」的做法，突然表現在試題上會使非福佬考生難以理解，成為嚴重排他的不公平考試；長期的效應則為弱勢語文遭受擠壓而加速消失，為「大福佬」取代「大中國」的前景鋪路。（註 20）

數百年來，客家人流血流汗墾拓台灣，厥功甚偉，非客籍的台大環境生態學教授張文亮以專業觀點著作的《台灣不能沒有客家人》一書，猶未能全面觀照論述（註 21）。然而，人數上一直居於劣勢的客家人，歷來都飽受強勢族群的排擠欺壓，為求取生存而經常不敢使用母語，甚至紛紛隱形不見；強勢族群只顧軟土深掘，客家人的處境則日益艱困，雲林二監人員對只會使用客語的苗栗阿婆如此粗暴無禮，國家考試排除客家語文的命題，實乃冰山一角的顯現，客家人在現代臺灣民主社會還遭受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待遇的事項，可謂罄竹難書，只是沒有公諸媒體而已。

一葉落而知秋。那位被雲林獄吏罵走的苗栗阿婆，就像是初秋掉落的一片樹

葉，而被禁止在公共場所使用的客語，在蕭瑟的秋風吹襲下，很可能就漸漸吹離台灣而無聲無息！

（五）客家人尚難團結自救，何能侈言團結台灣？

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客語被強勢族群從公共場所裡排除，許多自稱是客家人的「大人物」也要多少負點責任。他們動見觀瞻，言行舉止每有「風行草偃」的影響力，李登輝前總統對客家界造成的負面影響，就是其中之一。

李氏在 1988 年繼蔣經國接掌國政之後，海內外許多地方就陸續成立了「李登輝之友會」，但客家大縣苗栗直到他卸任兩年的 2002 年 5 月 4 日才成立「李友會」，可見他與客家關係之淺。李登輝在當天的大會上肯定了客家人的團結精神，並自認係客家人的代表，期許客家人能夠把台灣團結起來，建立台灣的主體價值。

誠然，李前總統博學多聞，樸實剛毅，稟性正直，不畏艱苦，在執政十二年期間，運用智慧化解了保守勢力的集結反撲，一步一步建立了民主政體的機制，漸漸消除特權階級，讓國家施政的成果由全民共享，獲得了國際間的普遍肯定。李前總統奮力抵擋各方壓力，帶領全民走向康莊大道，這種「堅韌」的特質令人敬佩，足可做為客家人的代表。

不過，李先生執政之前，客家的語言文化已被其所屬政黨摧殘得七零八落、要死不活，執政之後不但未見起色，情況反而更糟。自認是客家人的李前總統，因種種緣故而沒有使用客語的能力，在許多公開場合不用所謂「國語」便用福佬話發言，尤其是在歷年來不計其數的大規模競選或助選集會上，他用福佬話從台灣頭掃到台灣尾，發揮了驚人的吸票作用，朝野上下乃群起效尤，以致台灣的公職選舉活動就成為推廣福佬話的全民運動，原本十分強勢的福佬話又更加強勢，原本奄奄一息的客家話和原住民話又更被踐踏得抬不起頭來。身為客家人的李先生不但不曾用客家話向民眾闡述施政理念，反而成為向全民推廣福佬話的旗手。今後千千萬萬的客家人將因為李先生的反面示範而更不知珍惜母語、更無心使用母語，客家的語言文化將難免陷入更為嚴重的危機。就這個層面而言，我們實在

無法接受李前總統做為客家人的代表。

經過非正式田野調查的結果發現，台灣的客家人消失得極為迅速，四十歲以下的客家人還能使用母語的比率相當低，青少年以下的更是慘不忍睹。請問李前總統：客家人都快要消失不見了，客家的語言文化正待各方搶救，而被各政黨搞得四分五裂的客家人尚難團結自救，還有餘力去團結台灣嗎？

筆者在 2002 年 5 月 10 日的《臺灣日報》對李先生提出上述質疑後，5 月 14 日該報即有曾任「台灣母語教師協會」理事長的張淑真女士加以回應。她把李登輝當做「福佬人的代表」來替他辯護，也把福佬文化等同於「台灣文化」，其主要論點大致如下：

張先生文中對李登輝頗有怨言，也對河洛語、河洛人加以影射批判，河洛人到底招誰惹誰？每次客家人若是要凸顯自己的語言、文化被壓縮，就怪罪河洛人，難不成河洛人有像國民政權（蔣家時代）那樣不尊重客家人嗎？為何張先生不怪蔣家反而責備李登輝，為何不說客家委員會、客家館、客家相關文化推展工作都是李登輝、陳水扁執政後才逐漸大力促成的呢？試問在台北市若非在李登輝時代、陳水扁主政，有可能成立客委會嗎？現在的馬英九若非騙客家選票，他會重視本土語言與文化嗎？

不要說客家語言、文化被摧殘，河洛語、台灣本土文化又好到那裡了呢？要怪就要怪自己吧！目前在台灣只因河洛人佔多數就成為箭靶，就被扣上「沙文」的大帽子，在我看來，政府為了討好少數及「弱勢」（不見得真弱），各種優惠措施，致使河洛人已經淪為弱勢不被重視的一族。

舉例：鄉土語言支援教學錄取分數高低即可印證，最不被保護的正是河洛族群，然而河洛人是最支持本土執政的族群，不信查看客家、原住民、眷村地區所開出選票之族群偏愛即可印證，他們支持本土執政的比例比支持「親共傾中」派人執政的比例低，偏偏是最照顧、提攜客家的河洛人最不受客家人的青睞，這明顯的現象請問客家志氣（不要說硬頸）何在？

拜託喔！麥擱講啊啦！不要再怨天尤人了，要怪就怪自己不爭氣，又沒有志氣，現今的年代，有誰限制你講母語？……又有誰規定客家人出了自家門就不能

說客家語呢？

顯然張淑真女士還是沒有跳脫福佬本位主義的觀點，說客家人會陷入目前的困境，只能怪自己不爭氣、沒志氣又一直怨天尤人。事實果真如此嗎？筆者只好又在 2002 年 6 月 8 日的《臺灣日報》上加以回應。

（六）受壓迫者沒有怨天尤人的權利

筆者可以理解張女士的想法，也接受她就台灣現狀對相關論點所作的批評。不過，張女士似乎誤解了敝文的主旨：請自認可以代表客家的李前總統，在期許客家人團結台灣、領導台灣之前，先了解瀕臨消失困境的客家人究竟有沒有多餘的力氣來團結台灣、領導台灣？

筆者要再一次清楚明白的指出，李前總統執政期間堅韌地領導台灣開拓了新境界，帶著大家在晚近形成的地球村裡航向比較光明的未來，相信絕大多數台灣住民都十分肯定李先生創造時勢的功績，而絕大多數的客家台灣人也必然會將李先生的堅韌性格引為客家精神的代表。這些都是無可置疑的。然而，張文卻認為筆者對李先生頗有怨言。其實，所謂的「怨言」只是筆者對形成客家困境的前因後果所作的事實陳述，是對「只知期許客家人領導台灣，卻不知客家人已經沒有力氣」的李先生所作的提醒。筆者並不反對李先生用福佬話向民眾宣揚政治見解和治國理念，但他既自認係客家人的代表，卻沒有同時想到客家人也有聽懂他的政治理念的需求。例如不具語言天份的筆者聽他演說時就經常不知所云，總為自己竟然淪為台灣的「化外之民」而十分懊惱。

對面臨消失危機的客家人傷害尤其嚴重的是，作為一國元首又自認係客家人的李前總統，開口閉口都用福佬話，卻沒有在各項施政上提出挽救客家語言文化的任何措施，無異向客家人宣告：我這個當總統的客家人都一直使用福佬話了，你們還這麼積極傳承客家話幹嗎？筆者相信李先生內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他也必定希望客家的語言文化能夠作為台灣文化資產的重要元素而長遠流傳，但他執政十二年的表現卻在有意無意間給客家人做了負面的示範而毫無知覺。因此，當

他不久前希望客家人起來團結台灣、領導台灣時，筆者不禁懷疑客家人還有這樣的能耐，乃請李先生體認客家瀕臨消失的危機，先協助扭轉客家族群的命運，再期許客家人奉獻台灣。

在「國語」、福佬話和英語等強勢語言的夾殺下，台灣的客家語和原住民語眼看著即將退出歷史的舞台。我們已經沒有力氣去招惹他人、怪罪他人，我們在意的只是作為同樣盡了各種義務的國民，基本的文化人權應該獲得同樣的保障。做為現代文明國家的執政者，不能只看到人多勢眾的族群的選票，而對弱勢族群面臨的危機置若罔聞，何況李氏還自認係這個弱勢族群的代表！

推行了幾十年的國語政策，極為成功地對絕大多數的台灣住民灌輸了這樣的概念：講「方言」很見笑，說「國語」才高尚。同時，人數少的客家人經常因為講了母語而招來異樣的眼光，在都會區做生意的客家人更擔心別人知道他的身份而影響生意；這種苦楚辛酸，用福佬話就能長年通行無阻的人是很難理解的。因此，客家人平日不說「國語」就講福佬話，使用母語的比率遠比其他族群為低。這種扭曲人性的錯誤施政加上謀生需要的現實環境，使得客語流失的速度又遠比福佬話為高。張女士說「客家人不爭氣，又沒有志氣」，並非公允之論。假設福佬人和客家人易地而處，若客家佔有台灣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則只佔百分之十五的福佬人在上述歷史背景和現實環境的雙重壓迫下，又能比客家人多長幾分志氣呢？

衡情度理貴在客觀公正。阿扁和他的幕僚們早就洞察這樣的歷史背景和現實環境，尤其警覺黨外和後來的民進黨若重蹈老 K「獨尊國語」的覆轍，獨尊福佬話而忽視客語的結果，必定讓客家族群產生戒心，恐懼「國語」和福佬話夾殺客家話。不幸，近年來情勢演變的結果就是如此，客家人的恐懼不幸成為事實。在客家人擔心會被「大福佬沙文主義」淹沒的情況下，民進黨還能斬獲兩三成的客家選票，完全是阿扁和他的幕僚群及時在台北市規劃客家政策而先馳得點的結果，對此並不滿意的民進黨員應該感佩阿扁的高瞻遠矚才對。如果還有人怪怨客家人不知好歹，如果客家人的選票分布被譏為支持「親共傾中」的政黨，那麼部分具有所謂「本土意識」者未免目光如豆、格局太小了！

長期遭受壓迫者早已失去怨天尤人的權利，只能在僅有的一點縫隙裡盡力掙

扎求生。客家和福佬的語言文化同樣遭受壓迫，客家人並沒有怪罪福佬人，客家人只要求執政者在文化人權上給予同等的待遇，只要求臺灣全體住民體認客家語言文化也是構成台灣語言文化的要素之一。但張文第三段所謂「不要說客家語言、文化被摧殘，福佬語言、台灣本土文化又好到那裡呢？」顯然，在張女士心目中，似乎福佬的語言文化就等同於台灣的語言文化，而客家是不在其列的。這樣的思考邏輯是否因為「沙文」作祟，倒不免令人質疑了。

在筆者所知的福佬朋友之中，像張淑真女士這種誤解客家的，還真是不少。在自由的國度、民主的時代裡，無論個人或群體的形象，都要靠自己努力塑造，無論個人或群體的權益，都要靠自己努力爭取，他人大多只會站在本位主義評頭論足，誤會誤解的可能是很高的。現階段台灣的福佬人對客家人有上述印象，一方面是由於客家人投入台灣民主運動的深度和廣度不足，發抒的聲音不夠大；一方面是由於長期處在強勢族群主宰的社會裡，客家人習於隱忍平日遭受的種種委屈、也習於吞下諸事不順的種種苦果之故。畢竟，經過國民黨獨裁專制半世紀後，台灣還是一個不夠文明的國度，族群與族群之間的鬥爭、猜疑，大概不是短期就能化解的難題。

四、結論：覺悟才能生存

二十年來的台灣客家運動，有兩個高峰期，一個是從《客家雜誌》發刊到週年後舉辦的「還我母語」大遊行，一個是「寶島客家廣播電台」從地下發聲走到地上合法立案的階段，用各種方式共同扛起傳承客家香火重任的眾多熱心鄉親，表現得極為感人，讚之為「現代義民爺」實不為過。

只是，很可惜的，台灣客家社群經過半世紀極權政治的摧殘，以及解嚴後各個政黨的籠絡分化，早已呈現支離破碎的景象，由有識之士發起的振興運動，雖有「一鼓作氣，風起雲湧」的架式，終因上述因素陷入「再而衰，三而竭」的困境；李登輝前總統說要客家人「團結台灣」，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

夾在「大福佬」與「大中國」兩強之間的客家人，目前連與親人說母語的權利都遭限制，現階段連「在公共場所使用華語談論公共事務」的主張也會被圍剿（註 22），客家台灣人處境之惡劣，「有感覺」的鄉親可能不多。筆者參與綠色社團活動有年，遭遇的「大福佬」現象實在值得吾人省思。

例如筆者在 2006 年 10 月間參加「台灣聯合國協進會」舉辦的「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活動，當天的演講及座談幾乎全程使用福佬話，許多地方聽不懂的筆者感覺真苦，忍不住在 10 月 31 日的《自由時報》「自由廣場」上，以〈請福佬人展現語言包容〉為題，呼籲佔絕對多數的福佬人展現包容的氣度，為了鞏固本土政權、為了臺灣的長治久安而暫退一步，在純為福佬人的集會上儘管暢快地使用福佬話發言，但在攸關全民利益的公眾集會上則用華語推廣理念，讓無數被泛藍集團綁架、迷惑的人因瞭解而醒悟，亂局自然迎刃而解，也才可能進一步建立正確的國家認同，透過公民投票向國際表達獨立自主的意願，屆時誰能阻擋我們正名、制憲、加入聯合國，誰能阻擋我們從立法和教育的管道努力復甦各族的語言文化？

然而，很遺憾的，11 月 2 日即有同樣希望鞏固本土政權的何澤政先生，在同一版面猛烈批判筆者「事後搞文化鬥爭，打從心裡就不樂見『台語』從加護病房走出來」。他情緒激動地質疑：「試問當今無論是電子或平面傳媒，有多少是以『台語』為主呢？目前已有客家電視台，沒有權力和能力的『台語』何時透過公權力與政府制度去限制過他族語言？」最後還說「近年來最幫助客語運動、最常替『客語被華語壓迫』而發出不平聲音的族群，就是使用『台語』的人，這些人為客語出力的熱度未必輸給客家本族人。」

何先生的反應，很像上節張淑芬女士對筆者觀點的批評，都不脫福佬本位主義，沒想到如何讓各族母語在台灣共存共榮的問題，只要「大福佬」取代「大中國」就萬事 OK 了。筆者深感無奈，隨後又在 11 月 2 日的《自由時報》發表〈一點雅量，換很多選票〉一文，耐心說明「台灣的『寧靜革命』未清算黨國既得利益階層，他們卻反過來利用傳媒優勢興風作浪，顛倒黑白是非，製造族群仇恨，將絕大多數新住民綁架為他們的『命運共同體』，將半數以上的本土住民迷惑為他們的追隨者，近年來國親兩黨還能呼風喚雨、硬要鏟除本土政權之故在此。那

些遭到綁架、迷惑的徒眾，大多是每天被藍媒用華語灌輸毒素成長的，在危機迫在眉睫的此刻，你不用華語解毒，難道能用他們聽不懂的『福老台語』去說服他們認同你，並了解制憲、正名和加入聯合國的必要嗎？在藍綠尖銳對立的此刻，難道不能展現最大族群的雅量，用華語奉勸那些慘遭綁架迷惑的藍眾，今後勿被利用、勿把大家安身立命的寶島燒成一片焦土嗎？」

筆者最後強調，個人從未反對福佬朋友們使用寶貴的母語，但在內心深處常存兩個小小的願望：其一，在未設同步翻譯的場合談論公共事務時，請讓不諳福佬話的人也能聽懂論述，以擴展認同；其二，將來普設同步翻譯後，「客家台灣人」說「客台語」，「福佬台灣人」說「福台語」，「原住台灣人」說「原台語」，「新住台灣人」說「新台語」。從此，大家使用著多元優美的「台語」，而成爲水乳交融、共生共榮的「台灣人」！

拙文刊出九天後，「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耶魯法學博士陳隆志教授，在同一版面以〈擴大台灣化的內涵〉一文做了正面的回應，主張「在華語的重要性無法取代之前，暫時接受華語作爲社會溝通的語言，珍惜每一次公共議題討論溝通的機會，推廣台灣生命共同體的理念，進一步爭取全民的支持，擴大台灣爲主體的國家認同。」他也同意筆者上述對「台語」內涵的見解，並認爲應該提升到憲法保障的層次。（註 23）

下台後的國民黨很像亡命之徒，與其硬幹的結果必定兩敗俱傷，對想要安身立命的台灣人極爲不利。近年來泛藍集團對台灣肆無忌憚的凌虐，顯然已讓台灣產生向後倒退的危險，多項國際競爭力評比名次的掉落，就是明確的警訊。處於如此險惡的情勢下，客家運動也因而停滯不前，筆者乃一再呼籲在現階段的公共場所宜用華語談論公共事務，喚醒那些被迷惑已久的藍民，以包容來化解亂局。筆者只爲全民的共同利益而提出誠懇的呼籲，當然也有藉此減緩客語被快速邊緣化的目的在，但筆者並沒有要求大家使用客語，更沒有反對福佬朋友使用母語，這種謙卑的態度雖然照樣引來福佬台獨激進派的攻擊，但也獲得素孚眾望的前輩學者陳隆志教授的聲援，可見公道自在人心。

不過，具備陳教授這種學者風範的福佬朋友究係少數。在台灣這種不正常的國家，統獨陣營拼鬥得難分難解，擁有四分之三以上人口優勢的福佬人，大多還

站在本位主義上，難得體會弱勢語言被夾殺的嚴重危機。於此迅速成形的地球村裡，早已在台灣落土生根的客家人，應該體認小國寡民的政治比較容易走上軌道，極權專制國家只顧維護少數的「黨國利益共同體」，廣大人民都像螻蟻一樣被隨意踐踏，只有民主國家才會保障基本人權，弱勢族群的語言文化才有爭取存活的空間；客家鄉親應該體認我們也是台灣的主人，和兄弟之邦中國的客家人有血緣的關係，但不必有政治的糾葛，可以像兄弟一般來往交流，但無須喝下統戰的迷湯，有如近日某台東籍藍色客家大老在中國的表现那樣。

客家運動的目的，主要是讓客家語言文化在「義民爺」曾經艱苦護衛的土地上繼續存活。客家人掌握的籌碼，在「文化選票」可以幫助台灣的民主政治走上軌道，建設成一個正常的國家，維護屬於全民的「台灣命運共同體」，防止少數自私的「黨國利益共同體」危害全民；只有在這樣的國家，才能保障各族語言文化的傳承發展，客家運動也才有成功的一天。

覺悟才能生存，存在才有希望。於此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誰也不必怕誰的民主時代裡，客家人應該體認自身存在的價值，善用吾人掌握的籌碼，在「大福佬」與「大中國」兩強爭霸的夾縫中尋找支點，操縱槓桿，發揮關鍵少數的力量，在急遽演變的台灣社會裡站穩腳跟。但願各界鄉親賢達無私無我地繼續努力，二十年來大家參與客家運動的淚水汗水，才不會白流！

註 釋

註 1 [Zh.wikipedia.org/wiki/白色恐怖](http://zh.wikipedia.org/wiki/白色恐怖)

註 2 李禎祥，2002，《人權之路：台灣民主人權回顧》，玉山社。

註 3 黃守禮，2007年7月15日，〈白色恐怖的黑洞〉，《自由時報》，第15版。

註 4 邱榮舉，2004年12月，《台灣客家菁英與美麗島事件》，
www.hakka.gov.tw/public/Attachment/611212353171.pdf。

註 5 邱榮裕，〈台灣客家典型的白色恐怖政治事件——1950年代桃園縣的「客家中壢事件」〉，《客家雜誌》2004年12月號（第174期）：51-53。

註 6 張美煜，〈莫分客話再過死一擺〉（上），《客家雜誌》2007年3月號（第201期）：58-60；中篇及下篇分刊於4月號及5月號。

註 7 張美煜，〈閩南語衝鋒 客語教學原地淌血〉，《客家雜誌》2007年7月號（第205期）：62-66。

- 註 8 陳康宏，〈風起雲湧到風平浪靜〉，《客家雜誌》2002 年 10 月號（第 148 期）：22 - 28。
- 註 9 彭欽清，〈客家雜誌的貴人〉，《客家雜誌》2002 年 10 月號（第 148 期）：19。
- 註 10 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會員手冊，1990，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編印，台北市。
- 註 11 台北市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成立大會手冊，台北市客家公共事務協會，1996。
- 註 12 張世賢，〈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客家雜誌》1997 年 3 月號（第 81 期）：16 - 18。
- 註 13 范振乾，2002/6，〈客家事務行政體系之建構〉，
<http://wayne.cs.nthu.edu.tw/~iosoc/hakka/thesis/files/200206180939161024364356.doc>
- 註 14 張世賢，〈行政院需要設立河洛委員會嗎？〉，《客家雜誌》2003 年 2 月號（第 152 期）：1 - 2。
- 註 15 張世賢，〈劃時代的大事，一籬筐的期許〉，《客家雜誌》2003 年 7 月號（第 157 期）：1 - 3。
- 註 16 張世賢，2004 年 1 月 18 日，〈客家頻道差點無以為繼〉，《自由時報》，第 15 版。
- 註 17 張世賢，2005 年 10 月 13 日，〈誰造成客家人的自卑感？〉《台灣日報》，民意最前線。
- 註 18 老農，〈民進黨應面對大福佬沙文主義的陰影〉，《客家雜誌》1995 年 9 月號（第 63 期）：46。
- 註 19 張世賢，2006 年 11 月 30 日，〈客家阿婆的悲哀〉，《自由時報》，第 15 版。
- 註 20 張世賢，2003 年 9 月 28 日，〈褊狹的本土化將加速客語淪亡〉，《自由時報》，第 19 版。
- 註 21 張文亮，2006，《台灣不能沒有客家人》，文經社。
- 註 22 www.wretch.cc/blog/uav&article_id=2249379
- 註 23 陳隆志，2006 年 12 月 21 日，〈擴大台灣話的內涵〉，《自由時報》，第 15 版。

